

心灵之邀

——中国古典哲学漫笔

杨海文 著



中国古典哲学是最关注生命的哲学

中国古典哲学是最追求体悟的哲学

让我们以最平常的心境

邀请那些最睿智的灵魂——

孔孟老庄

慧能

程朱陆王

戴震

.....

安徽文艺出版社

心灵之邀

——中国古典哲学漫笔

杨海文 著



中国古典哲学是最关注生命的哲学

中国古典哲学是最追求体悟的哲学

让我们以最平常的心境

邀请那些最睿智的灵魂——

孔孟老庄

慧能

程朱陆王

戴震

.....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 / 杨海文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9
ISBN 7-5396-1947-3

I. 心... II. 杨... III. 古典哲学-中国 IV. B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6893 号

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

杨海文 著

责任编辑:沈小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金寨县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625

插 页:2

字 数:200,000

印 数:5000

版 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47-3/1·1823

定 价:14.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平常心是道(序)

李锦全

—

所谓的“哲学史”有着两层含义,如同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说的,一指对于哲学发展过程的记载。一指哲学发展过程本身。

一般而言,当哲学发展过程本身已经成为历史时,人们要了解它,就须借助有关哲学发展过程的文字记载。这些记载的内容很丰富,同时可以将它们简单地分为“硬件”、“软件”两个部分;在中国古代哲学史领域中,也不例外。

譬如,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就写过许多哲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也正是凭据这些“硬件”,他们在历史上确立了哲学家的地位。另外,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是与他们的人生密不可分的,他们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折射了当时许多不同凡响的历史事件,在重大事件中他们表现了自己的理想形象。这些都属于“软件”。

时至今日，熔“硬件”和“软件”于一炉的这些文字记载，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予以批判地继承的一笔宝贵财富。至于在“研究方式”上如何批判地继承，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较多地注意中国古代哲学史中的概念、范畴、命题、体系，这是一种研究方式。一个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跟她有没有发达的哲学思维，是分不开的。从这一角度看，重视理论分析，关注思想提炼，是我们今天进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而且，要真正地把握哲学家的思想与体系，我们也不能不对哲学家的人生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这种研究方式，在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哲学时，同样不可或缺。

一方面，我们应该站在当代的理论立场上，去分梳、评析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和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同情地去理解哲学家的人生经历，以及哲学家所处时代的风云变幻。借用孟子的话来说，前者可谓“以意逆志”，后者可谓“知人论世”。不言而喻，如果将以上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对中国古代哲学予以批判地继承。

落实在“叙述方式”上，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成果，大凡分为两类。比较常见的一类是“论著体”，它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哲学史中的“硬件部分”。另一类是比较少见一些的“漫笔体”，它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哲学史中的“软件部分”。

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乃至学术界目前对“论著体”的熟悉程度也比“漫笔体”要高得多，但是，它们的目的并无二致。两者都是为了使古老的中国哲学，在今天这个时代中，能够焕

发新的青春活力。有见于此,不妨说“漫笔体”的作用,是可以与“论著体”的作用等量齐观的。至于“漫笔体”对社会上广大读者有着更强的可读性,就更是人们熟知的事实。

二

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精华,主要靠的是哲学家的思辨理性。当然,一个哲学家也不是无时无刻都生活在理性的思考之中。

任何一个哲学家,不能不首先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直面复杂的社会变化。他必须在坎坷的人生之旅中,承受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喜怒哀乐。也就是说,大多数哲学家,总是在纷繁芜杂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着自己的理性思考。然而,日常生活却并不完全都是理性的。

如此看来,哲学家的实际人生经历和他的理性思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矛盾。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真实的矛盾,使得哲学家的人生与思想具有了普遍的意义。儒、道、佛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组成部分,道理就在于此。

——人们总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里。而且,生活在世界上,人们每天还得吃五谷杂粮,才能活下来。所以,过去有人说,儒家就像五谷一样,是用以治世的。

——人们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活在世界上的,血肉之躯有时也会生病。于是,过去有人认为,这时人们应该走进道家开的药材铺,因为道家的作用就是治身。

——世界既复杂又简单,血肉之躯既可爱又可怕。唯有在心灵中,这个人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之为本质的。因而,过去有人指出,与儒家、道家不同,佛教就是用来疗治人们的心

病的，佛教期望人们像珍爱黄金一样爱护自己的心灵。

“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佛如黄金，道如药材，儒如五谷”，这类说法显然属于见仁见智的意见。但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儒、道、佛的不同作用，这也是值得肯定的。话得说回来，一般人从哲学中获得解脱人生苦闷的智慧时，倒未必会分得如此清楚。

大多数人不是哲学家，也并非职业性的哲学工作者，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一般人也不是首先完整地了解了一个哲学家的全部思想之后，才觉得这个哲学家的思想对于自己的人生是有益的。很多时候，哲学家的一句话，或者他的一段经历，往往就会促使人们走出困境，重新树立起对于生活的信心。

如何度过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应该说，古老的中国哲学对此提供了较好的答案。她要求人们“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她要求人们以一份平常心，去面对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遭遇；她要求人们在变化莫测的人生经历中，始终保持着一颗平静的心灵。总之，在古老的中国哲学看来，只有相信“平常心是道”，一个人才会生活得更有意义。

“理性永远存在，但它并不是永远存在于理性的形式中。”对于本着一颗平常心、借助“漫笔体”读解中国古代哲学而言，我认为，重提马克思说的这句话，无疑很有必要。

三

本书作者杨海文，曾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学过长达十年的哲学，其中有六年学的是中国哲学。1999年6月，他以

二十万字的学位论文《孟子文化精神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由他来写这样一部《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我以为是合适的。

关于“漫笔体”这种方式，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以往也有人进行尝试。不过，他们大凡写的只是一个或几个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与生平。与此相比，杨海文的这本著作，灵活地运用“漫笔体”的叙述方式，有意识地勾勒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的全貌。不妨说“全面”是《心灵之邀》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要在一部文字有限的作品中，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硬件”和“软件”，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它既需要作者对基本的史料相当熟悉，又需要有比较强的理论概括能力，同时要求文字也必须能够做到在朴实中见优美、在优美中见意境。以上几个方面，本书作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做得比较成功。可以说，“扎实”是《心灵之邀》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本书作者杨海文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在基层工作过四年。他今年三十出头，也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磨难。他对我多次说过，这些磨难是他选择读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决心今后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动力。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哲学是活着的人活着时的一种大需要。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比较好地落实在了全书的字里行间，从而使得本书充满了对人生的真切感悟。基于此，“悟性”成了《心灵之邀》的第三个显著特点。

《心灵之邀——中国古典哲学漫笔》一书，是作者杨海文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勤奋努力写成的。看到他能够把“全面”、

“扎实”、“悟性”三个特点,付诸这本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书中,我深感欣喜,觉得它对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哲学是有相当作用的,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此,我也乐于将它推荐给读者们。

我相信,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会从这本书里,获得不同的启迪。我也相信,读这本书,人们将更进一步地领悟到“平常心是道”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真精神。

2000年7月2日序于广州中山大学

(李锦全先生,1926年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杨海文，1968年3月生于湖南长沙。1989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随后在鄂南某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作四年，继而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先后于1996年、1999年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情深文化学术工作；曾在《孔子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和台湾《孔孟学报》、《鹅湖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孟子文化精神研究》，导师李宗桂教授。兼顾文化社会工作：曾在《光明日报》、《随笔》和香港《纯文学》等报刊发表人文散论多篇，研究生期间一度兼任《华夏》杂志常务副总编。现供职于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主攻清代岭南诗词和中国古代文化。

目 录

平常心是道(序)	李锦全(1)
----------------	--------

哲学需要关怀,中国古典哲学更需要关怀

.....	(1)
私生子成了大圣人	(6)
为仁由己	(12)
孔子的心灵世界	(17)
道法自然	(23)
让世界充满爱	(29)
最好的兵法是不战而胜	(34)
亚圣和他的母亲	(38)
生死关头的心性醒悟	(44)
士的自觉	(51)
鱼乐图与蝴蝶梦	(57)
真正的“道”在一根绳索上	(63)

中国仅仅占有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	(69)
名辩思潮:在片面中逼近深刻	(74)
“只能做狗肉,不能做羊头”	(80)
韩非之死	(86)
董仲舒——毕竟是书生	(94)
面对常识的沦丧	(100)
只活了二十四岁的哲学天才	(107)
名士嵇康的《广陵》绝唱	(113)
佛光照耀中国	(119)
神灭论是可信的,但未必讨巧	(127)
止观双修	(134)
在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求法	(139)
金狮子为武则天讲《华严》	(145)
衣法传给了獬豸	(152)
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心动	(157)
禅——众生瞬间抵达彼岸的大智慧	(162)
风中亮出自己的旗	(168)
数字涌入哲学的地盘	(174)
莲以濂溪为知己	(180)
儒者何为?	(186)
兄弟哲学家的不同追求	(190)
道心和人心“在”一起	(197)
另一个朱熹	(202)
苦难向心史转换不能失重	(208)

六经皆我注脚·····	(215)
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	(222)
事功学派:算盘尾随着《论语》·····	(228)
官署格竹和龙场悟道·····	(236)
也能领兵打仗的心学大师·····	(241)
越叛逆,越绚丽·····	(249)
像黄宗羲一样正气凛然·····	(257)
和尚与科学的对话·····	(264)
“西西弗斯”在船山·····	(270)
王夫之影响了哲学什么?·····	(275)
通过实学获得解放·····	(279)
将活生生的情感还给人·····	(284)
在心的远景里,在灵魂的深处·····	(290)

哲学需要关怀,中国古典哲学更需要关怀

我以学生的身份,摸过长达六年的中国古典哲学,终于慢慢明白:与其说一种叫做“中国古典哲学”的东西,残存在甲骨文、竹简、帛书、写卷、刻本的字里行间,不如说它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祖先孱弱而又坚强的灵魂里。

将六年的光阴打发在一门根本就不实用的知识上,这样的人今天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事情仅仅如此,也许并不要紧。问题来自我的许多同龄朋友。他们充满着弥足珍贵的哲学兴趣和人文关怀,但并不相信中国古人有自己的哲学。即使以为有,也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无法与舶来的西方哲学相提并论。

没有见过私塾先生和书院山长,没有在他们的呵斥和杖打下,摇晃着脑袋,背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和四书五经,我们这代人是从小语拼音、形式逻辑出发,变得慢慢有些知识的。我们这代人的知识,其实大多属于“引进项目”。电视、互联网、以及车天车地什么的,都是从国外引进,在国内开花的。被我们这代人愿意称为“哲学”的东西,何尝不是这样呢?!

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哲学，已经深植于我们许多人的思维与交谈之中。因此，像我这样一个中国古典哲学的科班，难免经常与同龄人商榷。说是商榷，于我则多多少少是在为中国古典哲学申辩。我期盼祖先留下的这笔财富，今天不至被人们当做垃圾扔掉。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这故乡是血缘的，母亲在那里生育了我们。那里的山水与风情，给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最直接、最有力的沐浴。然后我们离开了故乡，一段并不短暂的流浪岁月伴随着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求学，或谋职。在流浪中，我们被社会化，“成熟”渐渐地在我们的眉宇间闪烁。肯定有那么一天，我们终于定居了，大多数人又总是定居在一个远离故乡的地方。

我是一个吃红薯饭长大的农村孩子，现在似乎体面地生活在一座很大的都市里。越来越高、越来越密的楼房，越来越挡住了蓝天碧云，但现代性的都市，也越来越唤醒着一个农村孩子对故乡的怀想。

在都市生活得越久，我越怀念自己生活了十七年的那个小村。她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昌蒲塘，虽然那里好像从来没有生长过昌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常常在都市的喧嚣中，祭奠我的故乡。乡愁使我一次次在孤立无援的时刻，变得温情而又充实。

然而，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的乡愁，毕竟是复杂的。城市的文明有着降服所有农村孩子的魔力，我热爱这样的文明，我崇尚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即使标准的城市生活只是一种昼夜被电灯操纵、季节被空调机控制、山水正在进入画框和阳台盆景的生活，你让我重新回到故乡扎根，我也绝对不会

干。年轻的时候,我还不是一只思归的倦鸟。

就这样,乡愁对于城市化了的农村孩子来说,多少有些空洞、虚伪。不过,偶尔回家一趟,可以使空洞变得具体、使虚伪变得真实。衣锦还乡,一介书生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妨碍父老乡亲以烈性酒、浓茶和低廉的纸烟款待我。款待简单而又隆重,我无法不在父老乡亲的瞳孔里读到一种纯朴。

——一种在都市生活中越来越被隐藏起来的纯朴,一种只有还尚未被“现代”完全征服的人才会有有的纯朴。这种纯朴发自内心,她是一种心灵的纯朴。

我的同龄朋友,大多也是在“黑色七月”,幸运地跳出农门的。当他们体验了一番农村孩子特有的乡愁后,往往一下子猜中了,我会用什么来比喻越来越被遗忘着的中国古典哲学。

许多比喻往往是蹩脚的,我的这个比喻大概也不例外,但我还是认为,中国古典哲学类似一个城市化了的农村孩子心里不断涌动着的乡愁。她属于今天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民族,她是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故乡。

我相信,我们久远的祖先,肯定不知道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野心,和他们深邃的哲学思辩。即使明朝末年以来西学东渐的步子越迈越快,他们也未必知道古希腊哲学催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又塑造了博大精深的德国古典哲学。即使知道了这些,他们也不至于像我们这代人对待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一样,以为外国的哲学就好,中国的哲学就不好。

我相信,我们的祖先有了文化以后,也会雄心勃勃地干一番事业,立德、立功、立言,于是也就会滋生烦恼和孤独。他们也会像我们,选择一种东西疗治自己的精神病症。

是的,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哲学正是一种需要,尽管在《文

渊阁四库全书》里，找不出“哲学”这个词。这个词像“干部”一样，是日本人的创造。十九世纪，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首次用“哲学”二字，表述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哲学学说。稍后，晚清有名的旅日诗人、学者黄遵宪，将这一表述介绍到了中国。就这样，今天它成了汉语言世界的习惯用法。我们的祖先不说“哲学”这个词，但他们凭借着哲学，认识了自己，完成了人生，为一个民族营造了精神的故乡。

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古典哲学的支撑，也许很难走过如此漫长的历程。任何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如果她的文化里少了哲学，绝对是很难想象的。哲学是任何一种文化的精髓，哲学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灵魂。

这个比喻未必说服了与我商榷的朋友，然而，我的朋友们毕竟变得伤感起来。伤感倾泻在朋友们的脸上，怎么会没有缘由呢？

作为远离了父母的儿女，浓郁的乡愁时常煎熬着他们的柔情，但他们并不可能完全、真正地回归故里。因为都市文明，已经实实在在地改造了他们的乡音、服饰和观念。这是一种矛盾，他们不能不在这种心态中伤感。

为什么不迅即打点行囊，回家一趟呢？我的朋友正是这样做的。此刻我要告诉我的朋友，对待中国古典哲学，也该这样做。

我的朋友大都奋斗得很艰难。西方哲人的智慧的确一次次地抚平过他们，但他们毕竟生活在中国。一个中国孩子的苦楚不是无缘无故的，至少它与中国的许多东西有关。既然如此，偶尔以中国的方式排解自己的心痛，也许并非没有必要。